

一、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

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，以為：「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，陛下龍飛晉陽，遠迎響應，未期年而登帝位；徒知得之之易，不知隋失之之難也。臣謂宜易其覆轍，務盡下情。凡人君言動，不可不慎。竊見陛下今日有獻鷄雛者，此乃少年之事，豈聖主所須哉！又，百戲散樂，亡國淫聲。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，以充妓衣，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，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。凡如此類，悉宜廢罷。善惡之習，朝夕漸染，易以移人。皇太子、諸王參僚左右，宜謹擇其人；其有門風不能雍睦，為人素無行義，專好奢靡，以聲色遊獵為事者，皆不可使之親近也。自古及今，骨肉乖離，以至敗國亡家，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。願陛下慎之。」上省表大悅，下詔褒稱，擢為治書侍御史，賜帛三百匹，仍頒示遠近。

（一）孫伏伽上表，勸諫的主旨在於；

（A）道德與操守（B）風俗與用人（C）奢靡與浪費（D）選官與聽諫

（二）「陛下」指何人？何以知之？

（三）從孫伏伽的言論中，可以他最為關切的有哪些事？理由為何？請略述之。

二、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

密召諸將會議，裴仁基曰：「世充悉眾而至，洛下必虛，可分兵守其要路，令不得東，簡精兵三萬，傍河西出以逼東都。世充還，我且按甲；世充再出，我又逼之。如此，則我有餘力，彼勞奔命，破之必矣。」密曰：「公言大善。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：兵仗精銳，一也；決計深入，二也；食盡求戰，三也。我但乘城固守，蓄力以待之；彼欲鬥不得，求走無路，不過十日，世充之頭可致麾下。」陳智略、樊文超、單雄信皆曰：「計世充戰卒甚少，屢經摧破，悉已喪胆。《兵法》曰，『倍則戰』，況不啻倍哉！且江、淮新附之士，望因此機展其勳效，及其鋒而用之，可以得志。」於是諸將譁然，欲戰者什七八，密惑於眾議而從之。仁基苦爭不能得，擊地歎曰：「公後必悔之。」魏徵言於長史鄭頊曰：「魏公驕勝，而驍將銳卒多死，戰士心怠，此二者難以應敵。且世充乏食，志在死戰，難與爭鋒，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，不過旬月，世充糧盡，必自退，追而擊之，蔑不勝矣。」頊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談耳。」徵曰：「此乃奇策，何謂常談！」拂衣而起。

（一）這段文字，描述的是李密緊接著哪一次事件之後的事？

(A) 擊敗張須陁 (B) 殺死翟讓

(C) 擊敗宇文化及 (D) 擊敗竇建德

(二) 李密對情勢的看法，有無先後之異？若無，何以知之？若有，是怎樣的不同？

(三) 李密手下，有兩種不同的意見，請你分別指出；並請說明意見不同的主要理由為何。